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八目錄

趙觀文

觀文臨桂人乾寧初進士第一官侍講學士

桂州新修堯舜祠祭器碑

皇帝御宇大順壬子季冬十二月故府司空頴川陳公自桂州觀察使膺制命建靜江軍號仍降龍節明年春二月准敕有事於堯舜二祠禮畢顧謂府長史朱韞曰吾軍旅之事則嘗聞之俎豆之事未之學也子嘗知書好古試詳此禮得合於經乎韞惕然而對曰韞塵走下僚安敢輒議

祀典公諭之曰古有緜蕞定大禮者皆草莽之士爾今爲
上佐佐於郡政何謙而不言韞辭不獲已而對曰嘗見開
元禮有祠古帝王之制今請求知禮者共爲删定矧帝舜
南巡標乎古典惟兹法物豈可不周由是命有司撰三獻
官冠衣劍佩三十有九贊引禮生衣幘一十有六籩豆簠
簋洗罇爵幡鼓七十有七儀品斯畢具表以聞帝曰俞哉
褎稱綸言不載於此今僕射彭闕兩兩使可繼巨屛守簡
子至言者九同關西不惑者三追念前功若已有之以覲
文明廷擢第故里遠歸有陳蕃下榻之知有智伯國士之

遇有魯肅指囷之意有平仲脫驂之義授書誥且猥屬斯文觀文謬以二雅得名實未造軻雄之旨克讓未果是敢直書庶幾正教傳乎不朽作頌曰

大哉堯舜眞風不弭以聖禪聖不子其子舉賢登庸投凶禦魅化匪逆人羶寧慕蟻大功漸著南巡脫屣九疑雨沉蒼梧雲起偉歟元蹤遺於桂水蒼生思之牢醴千祀俎豆禮缺元侯克備發揮古典騈羅雅器三獻得儀雍容劍履教人爲臣可達深旨翠巘稽天紅輪出地得君臯陶千載意氣中興有常無令伊恥

朱朴

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由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録參軍改著作郎累擢左諌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户部進中書侍郎罷爲祕書監三貶郴州司户卒

遷都議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歳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宫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

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菊渾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虛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張弧

弧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素履子序

夫素履子者取周易履卦初九素履往無咎以純素爲本履以履行爲先雖布衣素須履先王之政教故取天地之始乾坤之初聖人設教之規賢哲行道之跡夫禍福之端生於所履是以聖人以德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士庶履能辨上下定民志輒修一十四篇號曰素履子以爲箴誡而已

羅袞

袞成都臨邛人舉文學優贍科大順中進士後仕梁終禮部員外郎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臣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漏刑辟没有追戮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義軍節度使贈太師王珙於國不忠於家不孝身爲首帥行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縱豺狼之性頃乘京國患難藉父叔勳勞寵極將相兇踰寇賊坐召伯甘棠之樹殘毒郡人

對傅說築版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戮辱者非少軍
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每須含垢而上天
不容遂振疎網雖假手麾下幸就屠滅然靡伏就法終爲
僥倖向使珙能於晚節粗立一善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
其終始無改暴横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
以在宥垂風崇恕御物存其棺椁爲恩已厚尚汙典冊於
理實難今復請追珙所受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
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昭章淑慝轉相慕効將來儻復有
如珙類者亦冀覩沒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慮明時裁化

莫尚於斯先爲珙所害故給事中王柷以下一十人尋蒙
聖造已各贈官其官府寃死士庶伏乞下陜州以勑弔祭
存問其家使並日之明無所不足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
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
堯同心干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請褒贈劉蕡疏

右臣袞伏以典禮褒榮用廣哲王之道生死抱痛可念直
臣之魂伏以陛下再闡皇圖初平内患善無叚而不紀惡
無存而不誅事或有遺臣敢不奏竊見故祕書郎責授柳

州司户臣劉蕡當大和年對直言策是時宦官方熾朝政巳侵人誰敢言蕡獨能指抑墮雨迴天之勢欲使當門奪官卿爵土之權將令擁篲遂遭退黜實負寃欺其後竟陷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絶世六十餘年正士爲之吞聲義夫爲之飲泣當時排先見之説後代龔蔽聰之謀寖成其風以至前歲東内幽辱西州播遷旒綴竿而未危矢及屋而非亂伏賴陛下德勝妖孽義感勳賢克返塵鑾再安寶位向使蕡策得用蕡才得施則杜漸防萌尋消逆節豈殷憂多難遠及聖躬以此追維誠堪軫悼當氛霧蔽虧之日雖

累朝明聖其奈蕢何及天地廓清之辰則寘寘幽寃必有望於陛下矣特乞宣付中書門下顯加褒贈仍勑天下州府求蕢子孫振拔錄用不獨慰耀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瀆宸嚴臣衮無任戰懼殞越之至

請置官買書疏

臣聞竊謂堯舜所以成其聖哲者稽古之力也故書曰若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是則爲國之要在乎順考古道而已古事之效布在羣籍茲歷代所以盛藏書之府不可一日而闕也臣伏念祕閣四部三館圖書亂離已來散

失都盡一爲墜闕二十餘年陛下追蹤往聖勞神故實歳
下明詔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訪或購以官爵亦已久矣然
而一編一簡未聞奏御加以時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別
降聖謩無因可致臣今伏請陛下出内庫財於都下置官
買書不限經史之集列聖實錄古今傳記公私著述凡可
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則價有差等至於零落雜小每
卷不過百錢率不費千緡可獲萬卷儻或稍優其直則遠
近趨利之人必當捨難得之貨載天下之書聚於京師矣
不惟充足書林以備宣索今三朝實錄未修無所依約便

期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務也

謝史館裴相公啟

某啟伏以洪鈞播物已在生成朗鑑通幽寧期照燭伏以相公三十五丈熙朝德茂軌世才高發言為襃貶之經迴顧是寒暄之律自叨洪奬愈切寵驚近又見户部王侍郎伏知造化工夫不遺纖草丹青潤色偏及偶人輝華而賤質增榮感激而雄胼有淚實以衰家殊弁冕業繼詩書卷懷於盛壯之時浮泛於衰遲之日詞科入仕尋周一紀之星諫署升朝亦改四年之火雖復毛惠腹背角困藩籬何

嘗不砥礪公方琢磨文術竟以長沙地窄難呈宛轉之姿南郡鬼逢每受揶揄之恥俄消剝道顯自明恩霖施而窮澤生流瑞降而枯條更肄得不乘風奮力搦朽申勞依曾相之門牆永隨車蓋仰殷宗之左右長奉鼎梅卑情無任日夕兢惶生死銜戴之至

謝監修相公啓

某啓某鄉品蹔卑朝班愧近久託運籌之化元無載筆之能今伏奉恩制伏蒙相公特賜奏授前件官充職者寵靈重疊敢幸於時來塵忝過多但驚於望外下情無任戴恩

感激量伎兢惶之至伏以相公道壯龍圖情專鳳策兩掖之内以讜辭爲先三館之中以信史爲急必銓名實乃授清華固以時屬叙文事當修舉列聖之青編再輯盛朝之鴻藻將鋪是宜對季札以歌唐求孟堅而述漢然後可以昭彰一代爲奕千齡如衮之才非此之任誠欲奉身而退瀝懇以辭無傷棫樸之風自適輪轅之用竊念早依門闌昨侍台階聞善誘而遽已捧承沾謬恩而莫遑辭讓主文譎諫顧出納以何裨廣記備言審荒蕪而豈措徒思竭力寧追覥顏唯當禀奉公忠執持愚直分職於仲山之下庶

展其能受經於尼父之前冀成其傳効酬之志灰沒爲期卑情無任銜荷惕勵憂懼怔營之至

第二啟

某啟幸以弱才託於宏造遂拾寒鄉之士爰升近署之班雖與道翺翔似無邪行而隨波上下安有直詞是以久列編修常孤事任一家之言莫就空慕馬遷三國之志未聞實慙陳壽深宜免罷稍獲遑寧不謂相公尚貸簡書且敦方冊才授改官之寵仍還帖職之榮乍簪筆於宸軒復和鉛於細閣中書肄入寧同著作之郎相府依棲乃類司徒

之掾分誠已過恩亦大隆既辭讓以難諧但憂兢而罔寘
穀粱清婉休校力於短長王隱混淆預甘心於譏誚營職
爲務投生以酬下情無任感激省循光忝愧懼之至

謝宰相啟

某啟伏以居有熊左右之司每聞沮誦著周穆存亡之一闕
字但記戎夫規動止於九天法春秋於百代某雖愚懵知
此重難況復皇朝廢置之物便搜才實近日選求之慎必
在英華峻等級於螭階盛風流於鳳闕某則寒陋分無希
望伏以相公協兆爲師奮庸熙載將行大道上繼於宣尼

誘進單門下同於王儉不以某諫垣空食史閤曠官特興
久次之嗟俾授殊遷之命暄臨黍谷方知律呂之聲調境
入蓬山孰謂風飇之道阻徒成踴躍莫獲逡巡副燕臺尊
隗之心奉孔里鑄顏之化巍巍聖德雖期有舉必書赫赫
台光定是無階上報榮懼感激不任下情

謝諸知已啟

某啟伏奉恩制除授前件官者事匪心期恩將敵至榮懼
憂惕不任下情伏以某用乏適時言非悟主雖困泥塗之
辱敢希朝序之榮伏蒙某官念以吾道依棲斯文宗仰懇

動吹噓之力終諧憐奬之心遂使縣吏塵銜擺脫忽同於蟬蛻諫臣清級超昇遽遂於鸞翔叨忝何多提攜至此竊復念孤單事契愚魯性靈苟非示以修塗安得縻茲好爵獻可替否諒無補於皇明徇義忘身庶粗酬於恩德卑情無任感戴激切之至

第二啟

某啟某操行無奇文章匪贍拾遺左右三年未望於轉遷約史春秋五夜寧通於夢想斯亦孤單雅分頑魯自宜忽踐履於清華諒因依於賢達伏以某官優容下位奬進微

才荀君之日月在躬道存贍矚王氏之風塵外物榮遂品題故得譽徹中台名聞東觀遽遷彌縫之地仍參著作之庭祇奉寵光若臨泉谷靜循叨竊實自門牆敢不永抱兢銘深虞負累以當官而瀆一作贖忝用舉職以酬知求女媧鍊石之方潛裨碧落就太史藏山之事一作筆試學青編尚覬宗師更傳規矩下情無任攀戴覸汗之至

第三啟

某啟伏以記事之官顯司存於戴禮侍臣之職正號位於隋朝自古不輕方今為一作尤重豈期幽介遽獲忝塵此乃

其官道著訏謨情敦片善偃彼小人之草列諸君子之林遂令補衮掖垣仍叨筆削珥貂仙室更踐清華得不上報鴻恩旁酬重德日月簡編之効敢怠於季一作學終雪霜松柏之心佇彰於歲晚榮懼感奮不任下情

謝江陵借宅啓

某啓伏以衮荒扉夙掩蓽路今飄雖曳裾果在於朱門而握髪何妨於白屋伏蒙令公奬以來能擇地去矦朝天恐馬援之災氛寧逃漏濕念揚雄之風雨須託帡幪特借華居俾安滯跡況復牀分上下器備圓方障錦飄紅則土皆

被繡幕雲浮翠則木鮮呈材愛忽異於吾廬誤將同於君室遂得彌寬徯后更盡依劉宛如夫子之牆不在隸人之館揣循涯分抃戴恩光家雖喪而狗已如歸關欲度而雞不難學館開碣石晷爲鄒衍之身臺認章華永荷楚王之德下情無任感遇激切之至伏惟俯賜鑒察謹啟

謝江陵津致赴闕啟

衰敝伏蒙令公念以赴闕奔馳臨途窘罄特頒厚賜用備促（一作倣）裝捧命循涯無任荷戴惶灼之至伏以衰拙艱成性窮約處身寧殊扰衽之郎謬列伏蒲之地昨以西京無

象南國迷方蒼黃於河華之間流落於漢地之外荆州劉
表幸獲依棲南郡馬融叨陪訓說爰從殺節以及熙春思
知將日月兼深惠卹與邱陵比峻今則周傾再定禹會重
修既憑桓后之功且懼防風之戮輒將行計上軫沖襟伏
惟令公韜世量宏濟人心侈組駢繙縱委彼貨泉七百里
以趨程茲辰頓贍二十萬之爲贈今代所稀得不泣類鮫
人慙同劍客歸赤墀而有賴顧元幘以難忘矣劍觸鋒始
稱効酬之分抽毫命牘終餘感慨之誠竟乏雄詞徒揚懦
氣銘誓激切不任下情伏惟俯賜鑒察

答魏博羅太尉啟

衮啟都衙侯司徒到京伏奉寵誨卑情無任欣躍兢戴之至伏以太尉二十二叔國步縈心藩條繫慮籌筭方殷於大者緘封宜畧於小哉況衮再從宗盟至爲卑末庶僚品秩仍是瑣微乃蒙掛在風襟形於賜問獎飾用光其睽昧慰安將勵其辛勤蓬島音書異術靡勞於方士戴山翰墨眞蹤遽覩於羲之捧且不勝喜難自定亦復載窺隆旨深省賤軀豈叔父私恩偏存睦族豈王侯公道廣及懷才蓋以太尉二十二叔學擅鴻儒詞摛麗藻臨戎按節全忘掌

武之尊握牘含毫但記爲文之客得不終身永佩拭目頻

覩祕之若三皇内文寳之如歷代傳璽言慙善對謝宗哲

以何因義貴能酬銘已知而莫極榮荷惶灼不任下情

至襄州寄江陵啟

哀啟伏念昨將蓬蔕久寓棠陰德隆於雲夢之山惠浸於

瞿塘之水已於荆聶備講恩讐豈向舂陵徒陳主客伏以

令公雄才不世茂績無倫威揚戎閫之先仁洽士林之表

頃以竿麾暴國漂流辛許其棲簷今則羽衛還宫資遣又

令其赴闕斯可謂事關舒慘恩極始終其往也異彈鋏以

求車其去也免吹篪而乞食遂使仲宣遭亂休假日以登樓明遠還都得侵星而赴路力非可報感豈勝言倏爾辭違漸成遐阻出荆門而迴首詎見麾幢渡漢水以盟心惟懷金石以今月十九日發襄州邐迤北去攀滞結戀不任下情謹附狀敘陳伏惟俯賜鑒察

秦論上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胡亥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狗之爽左右者不圖則固噬其主矣子嬰立於已亂四十餘日而

亡考其行事不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環火已熾雖有殺火之術欲設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時推廣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又不能於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孤死於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為李斯者義宜柰何奔蒙恬立扶蘇為國討賊以固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

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秦國三世積功兄弟忠信尊用於世扶蘇長子直諫而出雖然始皇故知之所以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爲嗣雖天下之人皆知其賢而以爲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託公子扶蘇以從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一趙高豈難哉賊臣既誅恬斯乃復相與盡其材輔賢明之主以寬靜天下秦不亡矣不唯不亡且將與斯不務出此耽祿畏害怵惕於傾危之際使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殺君亡國之惡窮天地而不

振者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或謂衮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衮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乎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不保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言桀不能常

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桀之所爲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有純一之德求使代桀爲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二世無德爲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果立則固有德爲所以興之道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奪嬴與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不智也子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家曰吾豈欲加諸斯也蓋聖人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於子家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鄭

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斯其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二銘 并序

黄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袞不敢追蹟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㰱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田說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縶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倉部柏郎中墓誌銘

近代科學之家有柏氏倉部府君諱宗回字幾聖祖士良忠州司馬父暠毛詩博士贈國子司業君踵父學開元禮咸通中考官第之尚書落之不勝壓屈因罷取家蔭出身選爲州縣官歷數任從軍幕爲判官皆有聞相國文昭公

甚重之授著作郎於蜀行朝上即位數年承反正之後將
修太廟時見饗九廟十二室而實七代議者以爲天子七
廟六經無九廟文又欲以穆宗宣宗爲二廟僖宗爲一廟
出敬宗文宗武宗爲別廟文武百官參議不能定或薦君
於相國徐君遂擢授太常博士及進議請修奉九廟十四
室於是援引經籍研校今古發出九廟九代之議追祔代
宗德宗二廟穆宗宣宗通爲一廟以僖宗添爲一室敬宗
文武德懿宗爲一廟親不可出其推次代室分齒昭穆爲
哲然矣又下百官赴尚書省參詳咸以爲允奏請行之天

子嘉獎敬依其議然其徵據乃尚書正文而不用鄭元之
說其法制乃殷周遠事而不取漢魏已下故時人多疑之
遂與數家爭論雖未行其議而亟加寵秩始遷虞部員外
郎賜緋魚袋歲中轉虞部郎中明年遷倉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年六十一以光化二年二月二日卒官京師某月日
歸葬先人之塋於邠州夫人清河張氏子廷徽開元禮登
科廷鸞尚幼君撰王公家廟錄五卷奏議論難宗廟之書
萬有餘言銘曰
幾聖之道子實親之幾聖之言子實聞之宗廟之事一何

專奇討摘輿寘不由於師乃鄙鄭元乃悦湯伊今世之人
安得不疑賜服熒熒省行屢征元亂𡟯華雖死不瞑親見
夫子其勢不行夫子既没庶幾乎明茍如斯言遺恨可平
尚或有知時覯吾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九目錄

責漢水辭

顏蕘

蕘官給事中中書舍人

顏上人集序

顏公姓薛氏字茂聖少工爲五言詩天賦其才逈超名輩蕘同年文人故許州節度使尚書薛公字大拙以文人不言其名擅詩名於天下無所與讓唯於顏公許待優異每吟其警句常曰吾不喜顏爲僧嘉有詩僧爲吾枝派以增薛氏之榮耳性端靜寡合而價譽自彰名公鉅人爭識其

面余景福間爲尚書郎故相國陸希聲爲給事中一日謂
余曰顔公自荆門惠然訪我興盡而去無以贈其行請於
知交賦送别余亦勉爲應命而莫之披覩也後數載余罷
自合江沿浹流而下至荆之日方遂疑關閲其篇章睹其
儀相然後知師之盛名不虚得也向之送别者自故太傅
相國韋政公而下凡四十三首余亦别爲一卷陸相公爲
序余繼忝清華薦兼史任宜以師之名字書於文苑傳中
緝編未遑漏略是懼今且掇師之序於詩集之前其五言
七字詩凡四百篇以爲儒釋之光余與師周旋殆將十稔

始仰師爲詩家之傑今與師爲方外之期契分知心言之無愧若師本教之行自爲其徒所宗則非愚儒之所敢知也光化三年孟夏序

李詞

詞光化時人

顏上人集序

夫仁明至儉之君返淳覆邪懲嗜慾玩好俾奇侈捐隱異貢燬烈而不能致純玉而不用者葢宗廟之彝器在貞達和順之全德也故和氏三刖而不死崑岡縱焚而不夷俾

受瑞者於今稱其美焉然則稱其美固亦久矣而知其美之名者將在於何焉夫惟詩書秦人焚之旣燼益活抑可對於是而又大矣則今之人稱詩之美者亦久矣闕一字旨也將在於何焉洎乎得其綱組序而明之則二南隱微之旨行於世爲百家宗旨者在乎序也詷讀左邱明傳素王微旨則知懲勸之道教化之本周孔之標度盡在於詩矣顧詩之言惡可容易而語乎釋門高德顏公尙爲詩不入聲相得失哀樂怨歡直以清寂景搆成數百篇其音清以和其氣剛以達妙出無象虛涵不爲冷然若懸未扣而響

信其功之妙也不可得而稱矣信其旨之深也不可舉而言矣嗚呼河漢蕩蕩而東人見其浮重載矣不知其所以浮者何也雅頌郁郁而南人見其化夷俗矣不知其所以化者何也吾師復不拔於彼植於此其所以者何也詞常蒐文獵儒乘邱索穴睹師之作異而序之不足舉師之美爲後人宗旨也

陳岳

岳吉州廬陵人十舉進士不第江西鍾傳辟爲從事光化中議以蒲帛徵之不果卒

春秋折衷論序

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與入室之徒既無演繹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識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歆欲存公

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絜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受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間不容髮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證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

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元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簸糠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鬭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獘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李明啟

明啟龍德時人

桂國牛公新築州城創建公署記

昔秦始皇蠶食諸侯夷滅六國乃命將軍蒙恬開拓泥陽北地以縣陽周是爲寧郡理所三十六郡之一也粤以南屬新平北連安化密邇藩落咫尺塞垣復以襟帶乎神州保障其疆宇故以底寧而命州之名焉自歷代莫不慎選英奇文武兼資之才牧守茲郡今也隴西司空牛公名知業字子英秀稟岳靈氣涵天表先朝 一舊奕葉承光申勤劬於昧爽之間竭匡輔於紹開之際博文經武寇河內復

可見于漢年尚德代謀平荆州不獨稱於晉世孝弟性符於天爵忠貞道冠於人臣固已敦詩書說禮樂親仁樂善好古慕今虛席待賢輕財重義公之先太師威公佐命元勳宣力王室表儀雄傑駕馭忠良靖難扶傾決勝於百餘戰內變家爲國推功於四十年間凡統制劇郡雄鎭精師銳旅積勳累業不可具陳蓋已載於青史列傳矣我司空公素稟父風早師家範挺耿介不羣之志有匡扶盡瘁之勞朝廷紀宣孟之勳裕茲垂後初授司空公房州刺史尋之郡所布六條之政治千乘之賦草上之風自偃車後之

雨旋隨而是州多有淫祠土風祀以儌福咸費産殫用丞具酒食豗抃相聚奔走若狂廢彼農功求於鬼道公患之悉命焚之惟列於祀典者廟貌如故自爾方易其妖弊之俗其編户亦頗多譽公之明鑒遠識矣故使其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方讙來暮之歌遽有去思之戀公以河朔之烟塵未靖征鎮之金鼓方殷乃自表上聞請從軍展効將選行日欲赴河壖於是耆艾鯢鮐率其父子兄弟詣襄陽本府請奏舉留公陳乞往來遶路旁午比離郡之日諸里寓髦雋及官吏僧道耆老至百姓攀卧擁軾匍匐相與

殆千百人使蓄於前僅六十里或呼或立且止且行公敦諭慰勉之數四將膜方散其士民懷之留惜有如是矣於是經皇闕躬面天顏聖上俯讚至公嘉乎丕績錫之珍玩奇品不可紀載爾喻以魚水之道委諸心膂之師尋授右羽統軍躬擐甲冑身先士卒莫不名高八校義冠六師去歲以寧州前政江司空爲岐涇乘間伺隙犒軍内寇烽爟交舉斥堠馳奔境鄙虔劉民斯俶擾俄而失其守禦旋至淪胥此州既爲攻陷上以疇諮可康僉諧亮采乃命公帥本軍分總柄戍西征收復至則戎慫專據兇悍方熾反爲

深壁欲老我師公所統禁衛之精驍皆中堅之良族丹兕
文駟鶴列魚麗燧象蓻雞趒貙擲貘久養勇於投石拔拒
自迎前於破竹拉枯得莒蔞虔紡之程有堇父斷布之徇
於是殷輪親鼓摩壘淩牆拔燕幟於瞬息之間復齊壁於
誰何之際比及克下而居人蕩空遺堵藪墟巋然在目公
於是自右羽林統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寧州牧
守視事之日止水在庭問俗之辰露冕按部布德行慶授
方任能去奢即儉自邇柔遠義以懷之忠以告之令以濟
之威以董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分條共貫革故鼎新事

曷僶俛理務振提求之而必究短長盡瘁而匪懈夙夜惸嫠覃惠貧窶復蘇勵廉隅而不讓還珠殖生聚而相斆佩犢循善胥勸姦宄屏迹無鞫之元慷慨而欣戴二天相郭之人倚賴而勞門五日附如羶蟻漸以相匃咸連臂而興歌喜息肩以有所此州之公署廨宇郵亭自建州之始迄今載祀遠矣本悉在交牆之西中阜之上比年以來飛鷙縱燎煨燼之末繼加毀折至是略盡殄闕一字無遺者矣心匠神贊宏規間起濬發奇制見惟獨明於是爰度隙地薙彼荒榛晝斯子牆方必中矩負艮山之八次坎水之一遂

乃備板幹具畚鍤定之方中火亦未見興役於三農之隙賦徒無二事之譪悅以使之寛以濟之恩惠洽而士乃同心力役均而民無倦色量功命日不愆於素浹月之間崇墉俄就嶷如斷鏊亘若長雲闉堞矗聯睥睨相屬干櫓重沓楯槊森羅百雉旣周九拒可扞平岡迆邐固即之而固護金湯斷樗延緣豈假之於依憑郢漢新子州之南埤建門臺之高觀爲鳴鞞吹角之所欝然特起以面修衢丹雘赫奕粉素皎晶是謂山有木工則度之次下馬門次中衙戟門大廳小廳内廳寢堂中堂燰堂皆棟梁宏麗柱礎丁

當廊廡四周堦圯重複户牖簷霤掩映亦不在乎山節藻棁刻桷丹楹矧乃棼楣副密軒檻縈迴窮思於解飛取謀於梓慶鋸槐孕妙歌闕一字呈能曲直從繩袤丈必中美哉煥焉自餘廐庫曹署軍事院州院牙將孔目諸院馬將鞠場教旗講武馳驛之傳舍兵食之儲廩皆新所剏置焉然後疏彼康莊高其閎閈右列鄽闠賈區貿貨於日中平分井居堵闕一字周環於宇下四民各敬其本百工用肄其業既富既庶矣苟完苟美矣衛文公之治本國孰可比方皇甫嵩之莅并州正應如此今公之創修是州也本無廡下

之金悉解橐中之素計是用家財之費盈於巨萬金矣今不復列其緡鏹之數具在別計闕一字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顯允君子宜民宜人子曰善人爲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知名邦大國無其人則曷能序三才崇五教奉六氣制七情移風易俗阜財解慍與然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斯郡比以厥俗淳質厥民樸畧寡桑柘蓺之惟廣枲紡綜以資衣裳若夫允濟九功皆可歌乎厚生利用光全七德遂溥洽乎和衆安民加以雨順風調年豐道泰此即我司空憂民及物之所應矣百姓皆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毋明啟奄中鄙士闕里諸生謬沭獎知退慚菲薄遽承指命便輒搜研詎能敷盛美之形容適足致揶揄之（闕一字）誚務歸摭實情鄙虛華聊備刊記用垂永久

竇澗

澗官京兆尹出爲宣歙觀察使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吒巢虐池之二年澗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骼凹亞相紮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

者投骼者掩明年春夏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廨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廨署焉則物得以營帑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塹周於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别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爲祖自乾符至於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鑾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宮闕記

沈玢

玢官溧水縣令兼監察御史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十不聞其一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

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眞仙信非虛矣玢生而慕道常愧積習自幼及長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而書於牘又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闕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者

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眞仙者哉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沈玢撰

劉詠

詠官澤州錄事參軍

堂陽亭子詩序

堂陽縣者王趙古封清漳大邑厥貢惟上其民實繁山川超絕於水經物産闕駢於地誌覽高海岸過田光春雪之言會出河魴勳張翰秋風之思爲貨泉之藪澤乃煙月之

津梁者焉其東亭也地壓上流名居勝境傍依古堞下瞰
予原羅物象於簷楹簇江山於左右一川風景隨朝暮以
長新四面煙花逐炎涼而各異至若春草碧春波清雲乍
合雨初晴風颭柳花汀鷺起棹穿荷葉浦魚驚此景也桃
源金谷謬得其名又若秋蓼紅秋水綠菡萏香鳧鷗浴陌
上人歌隴首詞月中漁唱江南曲此時也青草洞庭比之
不足故得蘭臺俊彥蓬島神仙或因稅駕之飲競縱臨川
之賞乃有扶風員外悉皆留題粉壁著詠雕梁隋珠與趙
壁相鮮鳳竹共鸞絲迭奏迴鍔詞律妙盡精華乃文苑之

儀刑實翰林之圭臬詠竊窺宗伯强述荒蕪何異對烏兎而耀螢光見珠璣而衒魚目孰知不可安忍無言輒憑藤角之花少紀蘭臺之事白沙製序徒向慕於古人淥水裁詩竟有虧於先哲遽成一絶以厠羣英者矣天祐初春月日戊寅謹序

張恕

恕韶州始興人官刑部郎中

請放還僞廷貶降官奏

伏以革故從新方恢於聖運赦過宥罪繼洽於君恩故澤

布九天無所不及慶流萬國無所不周伏惟皇帝義布幽明化均動植改秦隋之覆轍繼周漢之昌圖上簡帝心蕩蕩方臻於壽域下符民欲熙熙將返於淳風彌寬含垢之情遐廣推恩之道臣伏見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赦書節文應僞廷貶降官未量移者與復資責授官亦與復資應徒流收管人並放還者又覩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德音節文應自創業已來降黜者並與放還枯鱗再泳朽木重芳是知宏貸之朝大舉哀矜之典所有僞廷貶降官等雖經量移盡思歸復每望雲天之澤嘗懸省責之心特冀聖

慈更加念恤未敢希復序資品且乞令放還鄉閭所冀表明代之好生遂小人之懷土臣叨司刑典獲奉赦條願迴解網之仁用廣垂衣之化

薛昌序

昌序昭宗時人

重修法門寺塲廟記

夫大聖示其不滅證以無生燃慧炬以燭幽泛慈航而拯溺在三千界開八萬門誘捨愛河勸離苦海香山月殿長侍睟容鷲嶺龍宮時聞半偈與消塵劫令出昏衢披後魏

誌阿育王役使鬼神於閻浮提造八萬四千墖華夏之中有五秦國岐山得其一焉又按神州三寶通錄華夏有墖一十九所岐陽聖跡復載其中朝觀光相夕覩聖燈究異草之西來驗靈跡之所止供盈香積鑪馥旃檀面太白而千疊雲屏枕清渭而一條翠帶又文皇遷寢殿而修花墖冀拔羣迷天后闢明堂而侯真身庶康萬彙編於史冊傳以古今粵自有周洎乎大漢至於晉魏爰及齊梁隋文則誓志焚修我唐則累朝迴向莫不歸依聖教恭敬真宗慕善行於阿育王結慈緣於金龍子嘉徵迭變靈應無窮或

元鶴飛翔不離於紺宇或卿雲搖曳靡捨於金繩分舍利於五十三州增福田於千萬億祀間生芝草頻現雨花眞形試火而火不焚因其吳主寶壇居水而水不近彰自蓟門禮懺者沉痼自痊瞻虔者宿殃皆滅金仙入夢白馬戒塗傳經既自於西天演法俄流於東土今則天演稟異帝裔承榮立鴻勳於多難之秋彰盛烈於阽危之際徧數歷代曾無兩人增美儲闈傳芳玉牒將中興於十九葉纂大業於三百年竭力邦家推誠君父身先萬旅屢掃欃槍血戰中原兩收宮闕故得諸侯景仰八表風隨朝萬國而無

慙伯禹叶五星而不讓高皇惡殺好生泣辜罪已天復元年施相輪棆心楪柱方一條天復十二年以舊寺主寶眞大師賜紫沙門中闕大師遶棆修覆揩舍二十八間至十三年迄契至誠果諧元感迅雷驟起大雨中闕吹沙涌出寶揩化成金像移山拔海未足稱奇聖力神功咸驚不測天復十四年中闕及塑四十二尊賢聖菩薩及畫西天二十闕祖兼題傳法記及諸功德皆彩繪中闕内外塑畫功德八龍王天復十九年至二十年葢造護藍牆舍四百餘間及甃棆庭兩廊中闕天復十九年二十年四月八日遣功德使特進

守左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繼潛僧錄中闕首座普勝大師賜紫沙門寡辭宣奉絲言敷傳聖懇兩件施梵夾金剛經一百卷蓋自王奉教精勤躬親繕葺不墜祇園之教普傳貝葉之文壇前依施十方僧衆受持兼香油蠟燭相繼路岐至天復二十年庚辰至壬午歲修壇上層綠琉璃甎瓦窮工極麗盡妙罄能斧斤不輟於斯須繩墨無虧於分寸法雲廣布佛日高懸不殊兜率天中靡異菩提樹下悟其實相了彼眞空金像巍峩福護於鳳鳴之境神光煜爚照臨於鷲首之郊必使玉歷長新

瑶圖永煥紹高祖太宗之丕搆邁三皇五帝之宏猷王子

天孫光承運祚大君聖后罔墜花香修寺主安遠大師賜

紫沙門紹恩戒行圓明精持堅確禀先師之遺訓成大國

之良因放鶴掌中降龍座下護珠内潔世垢莫侵虔奉宸

嚴遐裨勝果希傳永永爰刻磷磷昌序藝愧彩毫詞非黄

絹謬承睿旨俾抒斯文殊匪研精難逃荒鄙天佑十九年

歲次壬午二月壬子朔二十六日丁丑記

韓偓

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第進士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

累遷左諫議大夫宰相崔允判度支表以自副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從昭宗幸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朱全忠惡之貶濮州司馬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挈其族南依王審知卒

紅芭蕉賦

瞥見紅蕉魂隨魄消陰火與朱華共映神霞將日腳相燒謝家之麗句難窮多烘繭紙洛浦之下裳頻換剩染鮫綃鶴頂儘侔鷄冠詎擬蘭受露以殊泰楓經霜而莫比赬合德裙間一點頳同白玉唾壺鄧夫人額上微殷卻賴水晶

如意森森㟧㟧脈脈亭亭舊玉之瑳來若指形雲之剪出
如屏鶯舌無端妒夭桃而未咽猩脣易染嬲浮蟻以難醒
在物無雙於情可溺橫波映紅臉之艷含貝發朱脣之色
僧虔密炬爍桂棟以難藏潘岳金釭蔽繡幃而不隔大凡
人之麗者必動物物之尤者必移人不言而信其速如神
所以月彩下蠙珠之水梅酸生鶴㖃之津寧關巧運自合
天真有影先知無聲已認體疎而意密跡遠而情近天穿
地巧幾人語絕色難逢萬古千秋唯我睠紅英不盡

黃蜀葵賦

色配中央心傾太陽布葉近臨於玉砌移根遠自於銅梁萼綠華未遇楊羲冠簪駊騀杜蘭香喜逢張碩巾帔飄揚銀漢之星機欲曙金臺之漏箭初長動人妖艷馥鼻生香千里鵠雛濫得名於太液三秋菊蘂虛長價於柴桑向日微困迎風欲翔周昉神疲吮筆而深慚思拙江淹色沮擘牋而所恨才荒蝶翅堪憎蜂鬚可妬幾多之金粉遭竊一點之檀心被汚何須逼視漢夫人之鴛寢多羞不待含情晉天子之羊車自駐激電寒瞳跳丸烏兎得不淹留深勞顧慕懊恨張京兆唯將桂葉添眉悵望齊東昏卻把蓮花

襯步騷人易老絕色多愁曷忍在綺窗側畔唯當居繡户前頭目斷猶駐魂消未收映葉而似擎歌扇偎欄而若墮妝樓感荀粲之殷勤誓無緘著怨謝鯤之强暴未近風流清旦鶯啼黄昏客散鶴頸兮長引猿腸兮屢斷攀條立處林烏應笑於後棲欹枕看時梁燕或聞於長歎已而已而唯有醉眠於叢畔

諫奪制還位疏

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襃冠廟

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論宦官不必盡誅

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無

可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奬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以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

御試繳狀

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積玉窮經有媿於籯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峩冠振珮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

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㨗纂組非工撫巳循涯以榮爲懼

香奩集自序

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卻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户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

手簡十一帖

昨日奉示及不任悚荷僱以風毒腳氣發動今日亦不任

入謁彼此抱病切徒詠思出得且以面相爲意幸甚幸甚

謹狀　八月二日偓狀　　淇所聞甚不恒勿惜示及

偓今日衰迫情地旦夕難勝況又孤侄已下兼與小男等四處分散中夜往往驚叫便達曉號咽衰邁之年不自堪忍計申令開此冤慟必賜軫念不更滯留亦望眷私委曲見爲仰托小版計日夕相見諸郎君學問當進自此分飛未知何日復遂相見言及此黯然久之珍重珍重謹狀

偓狀

特惠粉藥無非濟安不任佩荷之至楊氏方寫了竟未勘

畢既承切要徐送何故又忽急徵此方也本欲來拜謁見
取藥方或慮無暇接客以俟別日香粉合複并裹半袜複
并元樸楊子方複子伏奉撫偓熱躁甚曲不成字此信
偓狀
蚍藥神效已顯驗紫微不小悉兒必達中喜蚍垂不濟入
口便拔特謝謹疏乞不容易與人必恐所言詮處切切托
托不是惡心肚蓋名方神藥自古皆禁妄傳縮水法亦乞
不泄見有人相尤竟未見他非試驗不敢發大道無事且
下訪何太疏徐所不會慭十二日偓狀

悶甚欲暑出人馬若閙伏願一借若可允遂稍早令來免

衝甚熱苟或有幸他使亦乞在賜斯處謹狀　廿一偓狀

燈下狀曲不成字

旬日前所諮啟乞一書與建州爲右司李郎中經過希稍

延接況承舍人亦與正郎舊知閙必切於施分今晚有的

的人去若可踐言速乞封示幸甚幸甚偓雖承建州八座

眷私自是旅客難於托人伏惟照察偓狀　十月十五日

偓狀

楊學士兄弟來此消梨子兩日前巳尋得花時伏望拴拔

謹狀　十四日偓狀

今日若不他出可以畧借人馬否先冀到宅兼别行一兩處人事脱或有所拘牽即乞不垂形跡以俟後期伏惟照察謹狀　六月廿七日早偓狀

前者三賢采戲共輸弟羅吾弟主辦偓偶先擲五隻深覺鷸然幸有輸右省長行二儇輒欲助成一味適舍人傳語來使今謹送上所以在前狀中不言今特修此伏惟照察謹狀　念六日偓狀　乏楮甚小簡甚欲拜侍且是怕惱亂此會不知何時定爲之

眷私借及女使衣服不任悚荷來早令入州人馬必希踐言泉州書謹封納書中亦說皆諮托必望周而述之幸甚謹狀　九日偓狀

憂眷借及米貳碩不任濟荷鈍拙無謀惟撓知與不勝愧赧之至即冀拜謁宅冀面述謹狀　念二日偓狀

林嵩

嵩字降神長溪人登乾符二年進士除祕書省正字值黃巢之亂遂東歸觀察使李晦辟爲團練巡檢官轉度支使後除毛詩博士官至金州刺史

太姥山記

山舊無寺乾符間僧師待始築居於此乃圖其秀拔三十三峰遊太姥者東南入自金峰庵東入自石龍庵即疊石庵又山外小徑自北折而東亦入自石龍庵西入自國興寺寺西有瑜北入自玉湖庵庵之東爲圓潭庵國興寺東有巖洞奇石萬狀曰玉筍芽籤曰九鯉朝天曰石樓樓下有隱泉曰觀音洞曰仙童玉女曰半雲洞曰一線天石壁夾一小徑如委石石罅中天光漏而入僅容一人行長可半里躡登而上路中曰牛背石石下曰萬丈崖崖上爲望

仙橋橋西曰白龍潭有龍伏焉雷轟電掣之時洞中辭辭如鼓聲天旱禱雨輒應潭之西曰𣈆龍石峯上曰白雲寺又上曰摩尼宫室後有頂天石石有巨人跡二可長二尺此摩霄頂太姥山顛也山高風寒夏月猶挾纊山木無過四尺者石皆皺瘃秋霽望遠可盡四五百里雖浙水亦在目中已下闕乾符六年記

周朴詩集序

顔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共存於戲先貧俱足亦顔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金馬門䟫

踏宣尼户乾符七年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干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鶩鷟屈軼祥瑞皇家迂僻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户不庇風雨稔不秔歉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户逢君便展眉閩之亷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縻耳

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邱一壑寛於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樓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捃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攜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于齊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博挂投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醜作者

張曙

曙吏部侍郎裴子大順中進士官右補闕

擊甌賦有序

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餞酒簇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讌爰騁妙絶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爲賦云

器之爲質兮白而貞水之爲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蕭熠爚撇捩縱橫胡不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生孰謂

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元咀徵拂綺井以連蹇送楓汀之靡迤巖隈有雪彪咻而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蚪跋尾目運心語波迴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得不似鶩沙叫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璅鸞飢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騁貽衡盱神清調古既嗟歎之不足諒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臺畔和塞葉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竽楚舞疾徐奮袂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鳴咽上涔陽之檣鶯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猨梟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從

有入無妙動元樞灩颭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真珠於是發春卉駭靈姝羞殺兮鈿箏金鐸愁聞兮鬼嘯神呼時也曲闋酒闌烟迷霧隔覽故步以躑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脈脈太守曰遘止良辰好樂還淳謳賦已勞於進牘謳歌爲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是何況我兮擊拊眷我兮盤懃回首而漁翁鼓枻凝眸而思婦霑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糅乎是非顧何慕乎隆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

際

王損

損唐末宰相

通犀賦以温潤而澤厥文自然爲韻

犀有異角其名通天外徑挺以孤聳内清明而自全匪刻匪雕既含章而無隱如追如琢亦通理於未然當其遠徼搜備琛賮得自烏蔦之野斷以龍泉之刃瑟兮素理如線之狀既呈灼爾清光似玉之形方潤豐下鋭上勢圓質峻儻成象以表奇必駭雞而取信明徵以驗分劃是資美勝

截肪之日珍逾剖蚌之時素光的的而中貫元彩規規而外溢良玉無瑕既呈奇而異矣白圭有玷將配美兮遠而故其分堅貞比金石光通上下色潤膏澤透掌而纖栗必分窺天而秋毫不隔況本精粹蓄絪緼依稀象物皎潔成文或似雙魚映綠水而鬐鬣皆見偶成孤鶴翔碧霄而羽翮斯分則知變態不恒衆美難越契人情之用矣豈天意之貽厥故能貞而不變明而不昏榮奇文之炯炯暢美質之温温則貝有文兮不必爲異羲列卦兮何足而論究其所然徵其所自雖常情難得之貨蓋造物偶然之意何異

夫筆誤點而狀蠅蟲食葉而成字若然者則文犀之美故不足為瑰異

李善夷

善夷唐末官尚書

重修伍員廟

伍相公員也廟在澧江之渚自為寇之擾為兵火所焚為野火所燎為風雨所壞為江浪所侵垂二十年向為墟矣雖有鍾山蔣侯之驗其神亦無所依止澧守欲重建廟宇里人曰不可員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又曰員孝

於父者其廟廢之則無以旌其孝建之則無以勸其忠太
守不決一日問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君者楚
平王非員之君也書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楚之君即非天子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
也楚子實天子之臣員即楚之陪臣吳楚之君乃五等封
以其國迫近蠻夷地雖廣不得爲侯伯而爲子男故仲尼
修春秋吳越楚雖大而不稱王止稱吳子越子楚子而已
王乃彼之自僭則欺天欺天則安得其下不逆夫覆載之
內天子爲君上固不可異二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

然後殺楚之諸子觀兵滅國無代無之子胥周之臣也君在上不欺天者忠也復父仇者孝也忠孝既備安得無馨香之祀乎

責漢水辭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舟王遂溺死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

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混瀁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爲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爲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